

道孚语的使用情况和语言活力

---鲜水镇道孚语的个案研究---

根呷翁姆 铃木博之

关键词 道孚语；语言活力；语言使用

中国四川省西部是著名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或“川西民族走廊”）之核心地区。该地域有许多少数民族，其中藏族较多，有广大的藏文化圈。藏族居民不仅使用各种藏语方言，还使用各种叫做“地脚话”的非藏语语言。有一些研究已经指出，在这些藏区，由于交通发达、义务教育的普及、各民族之间的通婚等不同原因，正有着不同程度的汉化。其汉化现象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语言正起着很大的影响，有些地方有放弃自己民族语言的趋势。但是，调查这些民族语言之具体情况的研究甚少。因此，目前的汉化的进行程度、民族语言的濒危情况等事实，一般还不为人知。

戴庆厦、田静 (2006:309) 指出 “语言活力 (language vitality), 又称语言的生命力, 是指一个个具体语言在使用中所具有的功能。不同的语言, 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制约条件的不同, 以及语言本身特点的不同, 其具有的功能也不相同。语言活力包括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范围的大小、使用频率的高低、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走向濒危的语言是一种语言功能逐渐衰退的语言, 研究濒危语言的活力, 有助于认识濒危语言的共时特点及历史演变规律, 有利于对其演变趋势作出科学判断”。语言的共时差异往往反映历时的演变。濒危语言也一样, 其濒危的状态及演变趋势能从其共时状态呈现出的差异得到证明。

分布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境内的道孚语¹ (sTau) 是一种活力降低的语言, 其衰退的程度在不同地区、不同人中表现出不同的类型, 使得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类型 (包括不同年龄段、不同场合、不同语言态度、不同文化观念等) 的比较, 来看道孚语语言活力衰退的特点及其演变趋势。

道孚语主要分布在甘孜州道孚县、炉霍县、新龙县²等地区, 其中道孚县是使用道孚语人口最多、最集中的一个县, 县中尤以尼措区的四乡一镇 (鲜水镇、格西乡、孔色乡、麻孜乡、各卡乡) 和瓦日区 (瓦日乡、木茹乡、甲斯孔乡), 以及八美区的沙钟乡的道孚语保留得最为完整、集中。县内道孚语使用人口大约有 2.2 万人。

本文以道孚县城郊鲜水镇团结一村道孚语为个案, 根据笔者在该地区进行的问卷调查, 以及对道孚语使用现状的长期观察³、询问调查等的综合结果, 分析道孚语使用变化过程和语言活力⁴。

(一) 主观评价

语言的生命只存在于人类社会对它的使用过程中, 语言的使用者是语言变化的执行者和体现者。语言使用者为了满足自身交际的需要, 会不断调整、重构自己的语言, 以适应交际环境。也就是说, 在实际语言使用过程中, 哪一种语言被选用, 取决于语言使用者, 并受使用者的主观意愿影响。一般说来, 如果一种语言在其使用者心目中地位甚高, 并且能使其使用者成功实现其交际目的, 那么, 使用者就会选用这种语言或向这种语言靠拢。反之, 则不然。也就是说, 语言使用者对一种语言的主观评价会直接影响到其对这种语言的感情及选用。道孚人对道孚语、汉语的主观评价, 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着, 当今, 各使用群体对本语

¹ 道孚语是藏缅语族的川西民族走廊语言之一。有语言学者认为道孚语属于羌语支 (孙宏开 1982) 或者羌语支中的嘉绒语组 (Sun 2000), 但是还待确定。

各个学者对“道孚语”的定义持不同观点, 本文中的“道孚语”使用变化过程和语言活力调查不包含分布在丹巴县的革什扎语 (或道孚语革什扎话) 和分布在壤塘县的蒲西 (上寨) 语 (或壤塘道孚语)。

² 据《新龙县志》(1992) 记载, 新龙道孚语 (或“新龙木雅语”) 的使用者已经减少。然而笔者 (铃木博之) 通过调查发现, 现在包括年轻人在内大约有一千人的使用者。

³ 白井 (2007) 有关于道孚县鲜水镇的语言使用情况观察的简述。

⁴ 本文的讨论以根呷翁姆、铃木博之 (2008) 的内容为基础, 对道孚语的使用情况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道孚语)、汉语的评价和使用的共时差异, 反映着这一明显的发展趋势。下面我们从表 1 和表 2 中的数据来看道孚人对民族语言和汉语的主观评价⁵。

调查总人数共计 90 人 (皆为藏族), 对各问题的回答可选多项⁶。

表 1: 您认为什么话有用

	道孚话	所占比例	藏话	所占比例	汉话	所占比例
总计/90	27	30%	38	42%	89	99%
性别:						
男/40	11	28%	20	50%	39	98%
女/50	16	32%	18	36%	50	100%
行业:						
务农/37	15	41%	25	68%	37	100%
干部/10	1	10%	3	30%	10	100%
教师/17	3	18%	4	24%	17	100%
学生/16	5	31%	2	13%	16	100%
待业/6	1	17%	3	50%	6	100%
其他/4	2	50%	1	25%	3	75%

⁵ 在道孚县, 本地人称本文中的道孚语为道孚话, 称当地通行的汉语方言为四川话。问卷 (参考本文附录) 中分为汉话 (四川话) 和普通话, 但是表 1、2 中“汉话”项目包括四川话和普通话。汉话和道孚语的混合语为倒话, 包含在问卷的“其他”项目中。藏话包括藏语安多方言和康方言。表 1、2 中一律省略“倒话”和“扎坝语”的项目。

⁶ 表 1、2 中“所占比例”提示最左边的各个分类项目中的比率, 各分类项目中的数字表示其分类的总数。

表 2：您认为说什么话体面

	道孚话	所占比例	藏话	所占比例	汉话	所占比例
总计/90	22	24%	36	40%	47	52%
性别：						
男/40	10	25%	20	50%	17	43%
女/50	12	24%	16	32%	30	60%
行业：						
务农/37	11	30%	23	62%	14	38%
干部/10	1	10%	3	30%	7	70%
教师/17	2	12%	6	35%	12	71%
学生/16	5	31%	0	0%	12	75%
待业/6	1	17%	3	50%	2	33%
其他/4	2	50%	1	25%	0	0%
年龄：						
2 ~ 20 /19	7	37%	2	11%	12	63%
21 ~ 40 /38	8	21%	13	34%	23	61%
41 ~ 60 /21	5	24%	12	57%	8	28%
60 以上 /12	2	17%	9	75%	4	33%

表 1 和表 2 反映了这地区的道孚人对道孚语、藏语、汉语实用价值的评判以及对各个语言的主观感情。表 1 与表 2 的统计结果显示，30%的人认为道孚语有用，24%的人认为道孚语体面；而 42%的人认为藏语有用，40%的人认为藏语体

面；99%的人认为汉语有用，52%的人认为汉语体面。由此看来，大多数人对藏语、尤其是对汉语的实用价值评价和主观感情均高于道孚语。

38%的农民、70%的干部、71%的教师、75%的学生认为汉语体面。与认为汉语体面的人比较，只有30%的农民、10%的干部、12%的教师和31%的学生认为道孚语体面。根据调查，这里的农民是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群体，他们很大一部分都是文盲，干部和教师是文化程度相对较高的群体。也就是说，在这个道孚语聚居地，农民和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是道孚语最后、最多的使用者和维护者。从表2的统计结果我们还可以看出，农民对道孚语的感情相对较浓，而干部和教师对道孚语的感情已趋于淡薄。从表2的统计结果可以推断，即使年轻一代学生的母语意识略有上升，但这也只能表明近年来道孚本土人已开始注重儿童的母语意识，而且这种意识也只能是一种主观感情的体现，况且，从表中还可看出年轻一代对汉语的主观感情、实用价值的评判均高于母语，致使道孚语在实际生活中的适用功能已减弱，这对道孚语的保存和传承带来巨大的威胁。

（二）从语言使用人口的差异看语言活力

语言使用人数的多寡是考察该种语言的语言活力的一个重要参项。一般说来，使用人口越多，语言活力就越大，反之亦然。使用率少的语言容易面临濒危，这在濒危语言中是常见的现象。因为使用人口少的语言难以与使用人口多的语言相竞争、对抗，在语言竞争中常常处于被取代的地位⁷。如果一种语言的使用人口逐渐减少，只为一个民族中的少数人所使用，可以说明这种语言的功能已大幅度下降，有可能走向濒危⁸。濒危语言、以及活力衰退的语言使用人口在不同地区所反映出的等级差异，是语言濒危走向的真实写照。2006年8月底，笔者（根呷翁姆）对道孚语的使用人口数作了调查，详细数据见下表：

⁷ 参考根呷翁姆、胡书津 (2008)。

⁸ 参考戴庆厦等 (2004)。

表 3：道孚县道孚语使用人口一览表

道 孚 语	道 孚 县 使 用 人 口	总计	22492
		乡镇别	
		鲜水镇	5364
		格西乡	2959
		孔色乡	2682
		麻孜乡	3618
		各卡乡	2241
		沙冲乡	897
		瓦日乡	1685
		木茹乡	1109
		甲斯孔乡	1937

从上表的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道孚县使用道孚语的人口约有 22492 人。其中还包括了只会简单日常用语的使用人口数 5828 人，占总数的 26%。如果减去这部分人数，真正会通道孚语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 74%。由此可见，道孚语的使用人口在各分布地不同程度地在减少，语言的功能呈下降趋势，语言的活力降低、并有逐步走向濒危的演变态势。

（三） 从不同年龄段语言使用的差异看语言活力

道孚语的掌握，因年龄而异，存在不同的类别。下面就以 2007 年 9 月 5 日~9 月 12 日，笔者（根呷翁姆）在道孚县鲜水镇团结一村进行道孚语的使用情况入户抽查⁹的结果为例加以说明，根据当地藏族母语使用能力显示出的等差，我们把年龄划分为 0-20、21-40、41-60、60 以上等四段。其差异见下表：

⁹ 调查对象限于本地藏族，他们本来是使用道孚语的群体。

表 4：各年龄段道孚人道孚语使用情况表

类型	村	调查 总人数	不会		会一点		熟练	
			人数	比 例 (%)	人数	比 例 (%)	人数	比 例 (%)
0-20 岁	团结一 村	19	4	21%	14	74%	1	5.3%
21-40 岁	团结一 村	17	2	12%	8	47%	7	41%
41-60 岁	团结一 村	15	0	0%	1	6.7%	14	93%
60 岁 以上	团结一 村	11	0	0%	0	0%	11	100%

综上所述，道孚语的语言活力在年龄差异上反映明显。其特征是：第一，年龄大小与语言保留成正比，即年龄越大，保留道孚语的人越多，语言能力也较强；年龄越小，懂道孚语的越少，语言能力也较弱。第二，20岁以下使用道孚语的状况最能反映语言活力的趋势。如果儿童还会使用道孚语，说明道孚语后继有人，还会继续延续下去；如果儿童中的大部分或全部已不再使用道孚语，说明道孚语的延续已中断。即使是在道孚语保留较好的地区，也阻挡不住儿童逐步丧失道孚语的趋势，大部分地区的儿童普遍转用了汉语，这说明道孚语在这些地区的儿童中已出现了一些传承中断的趋势。即使是还会道孚语的使用者，其语言使用范围也只是限于家中对话的一些日常用语，而且说的能力不如听的能力。

另外，在道孚我们可以观察，代际传承过程中，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共时差异，正透露了道孚语在包围语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从这一地区的大多数社交场合中的使用范围上说，汉语毫无疑问又是使用最频繁的语言，汉语已成为该地区各民族广泛使用的共同交际语。

(四) 从道孚语使用场合的差异看语言活力

由于语言功能衰退的不平衡，道孚语在使用场合上存在不同的特点。大致可分为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两种场合。

道孚县是一个具有多语种语言研究的宝岛。境内分布着道孚语、扎坝语 (nDrapa)、藏语安多方言、康方言、四川汉语方言和倒话 (藏 (道孚语) 汉混合语)，而且一些学者认为境内的八美区以前可能有过木雅语 (Minyag)，不过现在都操康方言¹⁰。那么，在这样一个多语种即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圈内，各语种既有一定的联系性又有独立性。语言使用上也有着不少独特之处，一般情况而言，多语地区为了交流的需要，往往会在诸多语言中自然产生一种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语言，成为当地通用的交际语。道孚县的语言情况也正是如此。各语种人都有自己独立的语言。为了解决相互之间交际的需要，各语种人不约而同地把汉语作为道孚的地域性通用语。然而语言使用状况，特别是双语类型却表现出极大的差异。

道孚语使用频率和使用功能普遍减弱。一种语言若能广泛运用到行政、司法、经济贸易、教育文化等现代生活的重要领域中，其生命力是很强的；反之，若只限于在家庭内部及部分人之间的交流中，这说明其功能已大大减弱。因此，以下把道孚语使用分为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的两种场合，并进行分析：

第一、家庭内部：

在城镇中，道孚语的使用范围已非常狭小。道孚语的使用情况主要有两种：一是如果家庭内部父母长辈都使用本语而不会其他语言，则这样的家庭的本语保存较好；二是如果中老年人会本语而青少年不会或会一点，这样的家庭就交替使用本语和汉语，成为双语家庭。其语言使用情况是汉语、本语双句型，以汉语为主。具体情况是：中老年之间多用本语；青少年之间使用汉语；中老年与青少年之间多使用双语。

¹⁰ 参考黄布凡 (1988) 的报告。根据笔者 (铃木博之) 的亲自调查，在该地区通用的康巴藏语有着语音方面的特殊性。木雅地区的藏语个案研究有铃木 (2006) 的塔公话、铃木 (2007) 的新都桥话的语音分析。

第二、家庭外部：

道孚语使用范围缩小。除了汉语运用能力较差的老年人仍以道孚语为主要语言外，大部分人都以汉语为主要交际工具。据当地老人回忆，他们小的时候，道孚语不仅是家庭成员之间、本族居民间交往时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还广泛运用于本地农业生产、集市等各种公共场合。道孚藏族民间故事、传说也是依靠道孚语来保存和传承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道孚藏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交往日益增多，道孚语在社会中的使用功能范畴缩小，在社会交际中退居次要地位。除边远、闭塞的个别村寨外，在各种公众场合，诸如生产劳动、集会、学校、政府、医院、广播电视¹¹等，基本都以汉语为载体。人们都已普遍转用汉语，但是虽在该场合，道孚语在上了年纪的人中聊天时使用。

导致上述两种场合差异的原因与道孚县的历史发展有关。从历史上的观点来讲，道孚语使用区域是以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社会需求低，产品交换少，人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本语言区域内，即使需要交换依靠道孚语就可以满足农业生产活动的交际需要，对第二语言（汉语）的需求较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当今社会先进物质生产方式和现代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跨地区、跨民族交际活动的日益频繁，不同民族的语言接触越来越多，人们对第二语言（汉语）的需求和适应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语言的兼用也会随之发生。因此，可以说，由于接受并通过以汉语为媒介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不断提高了经济水平，汉语才得以认同，进而兼用汉语才成为可能。同时，在强势语言（汉语）的强大包围之下，尤其是在社会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普通话日益普及的今天，道孚话这一古老的语言也日益曾现出功能弱势，有些年轻人已基本放弃道孚语而改说汉语了。

¹¹ 1995年以来，笔者（根呷翁姆）在道孚县广播上率先开办了藏语节目（藏语康方言），填补了藏语节目的空白。但由于道孚语无文字记录，所以至今一直未能实现道孚语本语的专题广播电视节目制作。

（五）从语言态度的差异看语言活力

在双语和多语社会中，由于社会或民族认同、情感、目的和动机、行为倾向等因素的影响，人们会对一种语言或文字的社会价值形成一定的认识或做出一定的评价，这种认识和评价通常称为语言态度。具体说来，语言态度属于语言的社会心理范围。现代社会心理学认为，人的主观态度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调节行为的作用。语言的使用是一种社会行为，语言态度这种社会心理因素必然会对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能力和语言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同时，语言态度与民族情感密切相关，这种认同心理表现出更多的主观性；藏族人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独有的文明有着一种天生的自豪感，对自己民族语有一种自然的认同，道孚人也不例外。但是，在中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和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¹²，道孚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同其他藏区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与外界的交流日渐增多，有不少人做营运、做买卖；加之在农业技术咨询、教育、就业等等活动中，都亲身体会到了汉语的重要性。这也说明，在现实生活中，汉语在经济、文化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掌握汉语能更直接地了解最新最快的信息，也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他们（包括其他民族）对汉语的认同，也是由于汉语的实用性。

（六）从文化观念的差异看语言活力

婚姻观和家庭观是判断文化观的重要依据。调查对象的婚姻观显示出他们对自己文化的一种矜持，或者是一种自我封闭。在调查中发现，总体上男性被调查者的婚姻观比女性开放¹³。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单位，一种文化的保留脱离不了家庭的影响，这或许就使得多数被调查者希望通过组建同族人构成的家庭，来保持其民族的纯粹性和文化特色。民族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区分的人们共同体，同时又是具有凝聚力的利益集团。构成民族的要素和进行民族识别的标志是共同的历史渊源和语言文化，一定程度的经济联系性和大致相同的经济模式，以及建立在共同体经济文化基础上并受到族际关系所制约而强调共同起源、反映共同利益的民

¹² “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根据费孝通(1989)的概念。

¹³ 婚姻观开放的意思是指不一定拘泥于本地的风俗习惯，对婚姻有比较自由的想法。

族感情和自我意识。民族作为一种客观实体，是与民族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生物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和民族人种体的统一体。从新中国建立到现在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中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加强，民族融合的趋势在增强；另一趋势是民族繁荣和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语是加强民族内部团结的纽带和保证民族特点的重要标志。

在调查中，调查对象对民族语的态度和他们对子女学习民族语的态度，都反映出他们的情感以及民族意识，他们希望自己民族的语言和文化能够传承下去，但是他们并不排斥汉语和其他语言，这种态度有利于民族特点和语言的保留。调查发现：虽然道孚人的婚姻观基本上是保守的，但是，由于历史原因，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城镇和一些乡村中藏汉民族通婚较多，形成了众多藏汉结合的家庭。见下表 5¹⁴。这种家庭类型突出地表现出道孚藏汉习俗和藏汉文化融合、交辉并存的景象。与此同时，在现代汉语强势文化的大背景下，目前，道孚也呈现出双语趋势（道孚语和汉语）、语言转化和藏族汉化的趋势。

表 5：道孚县鲜水镇及机关单位家庭婚姻情况一览表

家庭	鲜水镇		城镇机关单位	
	户数	比例 (%)	户数	比例 (%)
藏族家庭 (户)	424	63.9%	293	35.9%
藏汉家庭 (户)	74	11.1%	101	12.4%
藏族与其他民族通婚家庭 (户)	2	0.30%	0	0%
汉族家庭	55	8.28%	390	47.8%
其他 (户)	109	16.4%	32	3.92%
合计 (户)	664	100%	816	100%

¹⁴ 本数据是 2004 年 7 月 10 日~16 日，笔者（根呷翁姆）跟冯敏教授（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调查所得。

从表 5 可以看出, 2004 年道孚县鲜水镇已有 11.1% 的家庭、城镇机关单位中已有 12.4% 的家庭属于族外婚, 这一比例随时代的发展而大量增加, 这种混合家庭的增多, 尽管有利于人口素质的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 但对于道孚语言的使用、保存和发展却是不利的。同时由于道孚藏族与汉族相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在家庭中用汉语交谈几乎是他们的基本选择。在这种情况下, 子女在家中使用汉语的机会越来越多, 这样一代一代下去, 道孚语的发展境况可想而知。

其次, 长期接受国家教育体系, 接受汉语文教育的道孚人, 加上有本地语言而无文字, 只能靠口头传承或言传身教的方式传承道孚语。随着汉语文教育的推广, 汉文化的影响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以汉语为媒介语的现代化传媒的传入, 改变了道孚人传统的生活方式, 也加快了人们语言转用的速度。总的来看, 中国很多地区的民族融合日益加强, 这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我们能够做的是要尽量地保持自己民族语的完整和传承, 这样才有可能保持本民族文化和本民族语言。

(七) 得到的几点认识

通过对实地访谈和入户问卷调查的资料进行不同类型、不同状态的对比、分析和探讨后, 对道孚语演变趋势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道孚语的功能衰退及其活力降低趋势, 在共时上反映出不平衡的特点。这种特点反映了道孚语功能衰退及活力降低趋势的客观规律, 是历时轮廓在共时状态上的映照。

2、道孚语演变的不平衡性反映出的不同层面, 分别为不同地区、不同人群的人们服务, 可以在同一社会生活中共存。但在另一方面, 它们之间又相互影响, 相互竞争, 推动整个语言朝着顺应社会需要的方向演变。

3、道孚语活力降低、已经逐步显露出濒危状态的形成是渐变的, 不断扩大的。当大部地区都转为双语型时, 说明这个语言活力已明显降低。比如: 掌握母语的单语人比例的绝对人数正在减少, 大多数人使用双语, 语言无人规划, 无记录语言的书面形式等。

4、道孚语走向濒危状态的演变虽在语言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反映出来，但总的看来，在家庭内部不同代际间的差异表现得最为明显，最为突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一种母语在家庭内的传承断裂或后继无人，这种语言肯定就面临着失传或消亡。这也就是说，同一年龄段在家庭内外掌握母语的共时差异，能够反映一种语言功能演变的走向。儿童掌握语言的情况，包括对语言的态度，最能说明下一代的语言使用将是一个什么情景：在道孚，特别是在县城，儿童主要接受汉语教育，交际语主要是以汉语为主，少部分儿童使用简单的道孚语日常用语对话，这种现象对道孚语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不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道孚语的未来可能面临濒危。

5、道孚的语言双语趋势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当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加快，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汉化的速度将会比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快得多。由于道孚语只有语言而无文字，我们只有通过各种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积极抢救、保留道孚语资料，尽可能延缓其衰退过程。

6、道孚语活力降低、逐步趋向濒危所经历的路线是：作为单语母语的道孚语从受汉语、藏语两种语言的影响，到道孚语、汉语的兼用到一部分人转用汉语这一过程：道孚语单语母语、语言影响（受汉语、藏语两种语言的影响）、语言兼用（道孚语、汉语）、语言转用（一部分人转用汉语）。

7、道孚聚居地和家庭内部使用道孚语是其得以保留的客观条件，道孚人对母语的深厚感情和语言忠诚，则是不容忽视的主观因素。二者相辅相成。由此可以认为：少数民族特别是本族语使用人口稀少的民族通常都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和语言忠诚，在这种条件下，要保护一种濒危语言，首先它的使用者应当拥有自己的聚居地，同时，这种语言应当成为家庭内部和各自聚居地的主要交际用语。

（八）小结

根据戴庆厦、田静 (2006) 中的“语言活力”具体特点，即语言使用人口的多少、范围的大小、使用频率的高低、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等项目，笔者把上述认识整理为如下：

1、关于道孚语的使用人口：

从表 3 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道孚境内使用道孚语的人口约有两万多人。其中还包括了只会简单日常用语的使用人口，占总数的 26%。由此可见，道孚语的使用人口在各分布地不同程度地在减少，语言的功能呈下降趋势，语言的活力降低、并有逐步走向濒危的演变态势。

2、关于道孚语的使用范围和频率：

总的看来，道孚语的使用范围包括家庭内部和家庭外部两方面。第一、在家庭内部，道孚语的使用有两种情况：一是如果家庭内部父母长辈都使用本语而不会其他语言，则这样的家庭的本语保存较好；二是如果中老年人会本语而青少年不会或只会一点，这样的家庭就交替使用本语和汉语，成为双语家庭。另外，在道孚，代际传承过程中，老一辈与年轻一代的口音往往有较明显的差异，这种共时差异，正透露了道孚语在包围语言的不断影响、渗透之下发生的历时演变的事实。其语言使用情况是汉语、本语双语型，以汉语为主。第二、在家庭外部，目前，除边远、闭塞的个别村寨外，在各种公众场合，人们都已经普遍转用汉语。只有老年人是道孚语的主要使用者，但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伴随着这批使用道孚语的老年人的死亡和汉化速度的加大，道孚语的势力范围将逐步缩小，使用频率也将降低，导致道孚语逐渐面临生存的危机，最终可能沉没于包围语言之中。因此，在语言环境中，随着强势语言的不断渗透、冲击，作为弱势语言的道孚语使用群体正逐渐被瓦解。

3、关于道孚语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

历史上，道孚语使用区域是以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人们的活动范围一般只限于本语言区域内，对第二语言的需求较弱。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跨地区、跨民族交际活动的日益频繁，不同民族的语言接触越来越多，人们对第二语言，即汉语的需求和适应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语言的兼用也会随之发生。所以道孚话这一古老的语言也日益呈现出功能弱势，有些年轻人已基本放弃道孚语而改说汉语了。因此，经济活动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的选择、使用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¹⁵。加之，道孚语活力逐渐降低，使用人口

¹⁵ 参考根呷翁姆、胡书津 (2008)。

逐渐减少, 只在特定区域使用, 其使用者难以和外界交流, 且没有文字纪录等问题, 致使道孚语的传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威胁, 这对于本已在衰退的道孚语而言, 无疑是“雪上加霜”。

(九) 余论

本文以道孚县县城鲜水镇的道孚语事例为个案, 对鲜水道孚语的使用变化过程和其语言活力进行了分析。在此, 笔者还尝试进一步把本文的讨论结果跟其他语言学方面的成果进行对比。第一, 跟描写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对比,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鲜水道孚语这一种地方话中也在不同年龄段呈现出明显的语音、词汇方面的差异。一般来说, 年轻人的复辅音、韵母结构等语音特点比老年人简化了一些, 并且他们使用的汉语来源词越来越多。第二, 鲜水镇道孚语使用场合的差异跟其周围农村的情况不同。以位于鲜水镇的鲜水河对面的麻孜乡为事例, 根据笔者的观察, 在麻孜乡, 一般不仅在家庭内部, 而且在家庭以外的很多公共场合也使用道孚语, 其语言活力明显比鲜水镇要高。

分析道孚语等地方民族语言的语言活力不仅止于一个个案研究, 还需要通过几种个案的对比, 进行全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中文]

戴庆厦等:《人口因素与语言濒危——街津口乡赫哲语的濒危状态个案研究》, 载:

《民族文化遗产》第一辑, 42-53页, 2004年, 民族出版社。

戴庆厦、田静:《濒危语言的语言状态——仙仁土家语个案研究之二》, 载:《藏缅语族语言研究(四)》, 309-322页, 2006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原载:《思想战线》, 2003年第5期)。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4期, 1-19页。

根呷翁姆、胡书津：《多语环境中的道孚“语言孤岛”现象个案分析》，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5期，86-90页。

根呷翁姆、铃木博之：《从共时差异看道孚语使用变化过程和语言活力》，载：《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1期，1-5页。

黄布凡：《川西藏区的语言关系》，载：《中国藏学》，1988年第3期，142-150页。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新龙县志》，1992年，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宏开：《羌语支属问题初探》，载：《民族语文研究文集》，1982年，189-224页。

[其他]

白井聡子[Shirai, Satoko]：「ダバ語」[扎坝语]『月刊言語』8月号，90-95页，2007年。

Sun, Jackson T.-S.: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al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Guanyinqiao in rGyalrongic, in :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pp. 161-190, 2000.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チベット語塔公[Lhagang]方言の方言特徴とその背景」[藏语塔公话的方言特征与其背景]『ニダバ』第35号，39-47页，2006年。

鈴木博之[Suzuki, Hiroyuki]：「カムチベット語康定・新都橋[Rangakha]方言の音声分析」[康巴藏语新都桥话的语音分析]『アジア・アフリカの言語と言語学』第2号，131-162页，2007年。

附录：调查问卷

道孚语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入户问卷

一、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

A、被调查者的性别：

1、男 2、女

B、您的年龄： ____周岁

C、您是哪个民族？哪里人？ ____族, 道孚县____ (镇、区) 乡人。

D、您现在做什么工作？

1 教师 2 公务员 3 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 学生 5 农民 6 待业 7 其他

E、您的受教育程度：

1 没上过学 2 扫盲班 3 小学 4 初中 5 高中或中专 6 大专以上

二、语言使用情况及相关问题

A、小时候您父亲对您最常说哪种话？

1 汉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其他

B、小时候您母亲对您最常说哪种话？

1 汉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其他

C、您现在能用哪些话与人交谈？

1 汉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其他

D、您在家对子女最常说哪种话？

1 汉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其他

E、您认为什么话有用？

1 汉话 (或四川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普通话 7 其他

F、您认为说什么话体面？

1 汉话 (或四川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普通话 7 其他

G、您会说道孚话吗？

(熟练)会 会一点 不会

H、平时您在自己家里说哪种话？

1 汉话 (或四川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普通话 7 其他

I、您在公共场合 (学校、医院、菜市场、单位等) 说哪种话？

1 汉话 (或四川话) 2 道孚话 3 康巴话 4 安多话 5 扎坝话
6 普通话 7 其他

J、您跟道孚人交谈，用 () 话，和同学用 () 话，和其他人用 () 话。

K、您愿意继续说父母亲的话吗？

1 非常愿意 2 愿意 3 不愿意 4 非常不愿意 5 无所谓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Language Use of sTau and its Language Vitality

— a case study of sTau spoken in Xianshui town —

Genxia Wengmu

Hiroyuki SUZUKI

(Kun-dga' dBang-mo

Tshe-dbang 'Gyur-med)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s the actual linguistic situation of sTau, spoken in Daofu County located inside of the Ethnic Corridor of West Sichuan, based on the present authors'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es (with the questionnaire and the observation of the language use) conducted in Xianshui town, the centre of Daofu County. And it analyses the language vitality of sTau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tuation of being endangered and its perspective of the change 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actual different conditions about the endangered features which have already appeared.

Especially remarkable points are the number of speakers, the sphere of the languages in use, and the social necessity of sTau. The present research demonstrates a decline of this language.

key words : sTau, language vitality, language use

(受領日 2008年6月16日)
(受理日 2008年10月10日)